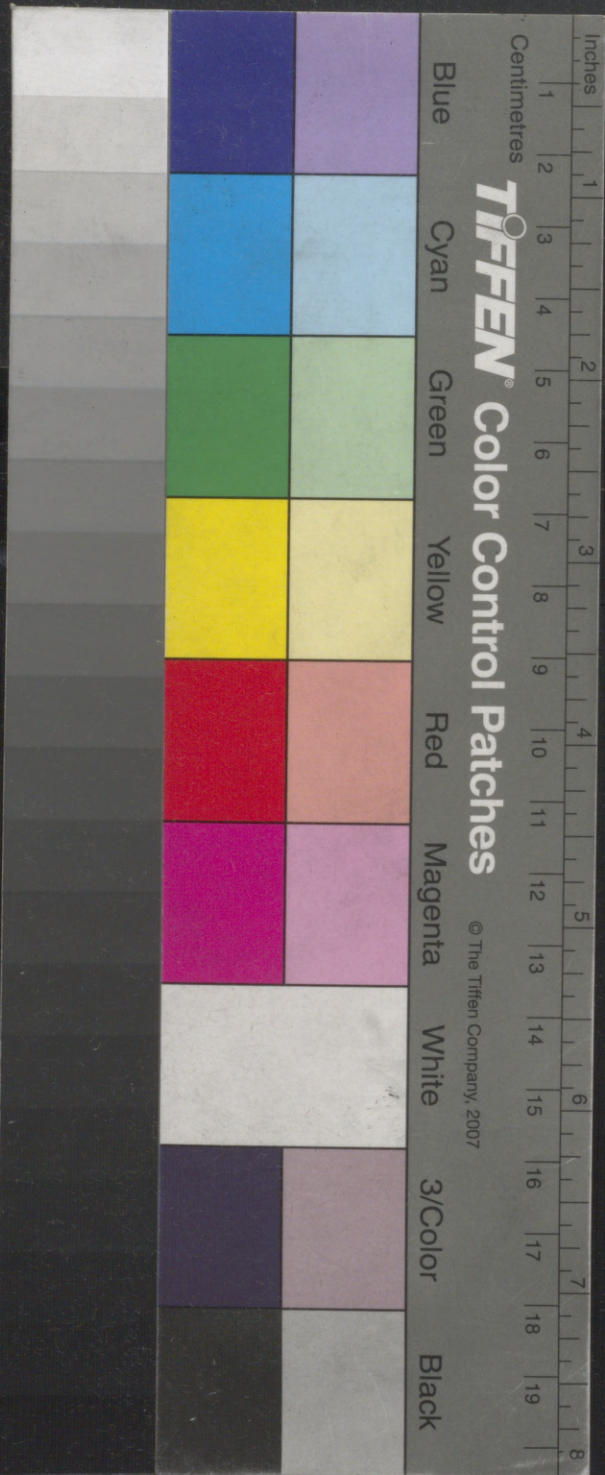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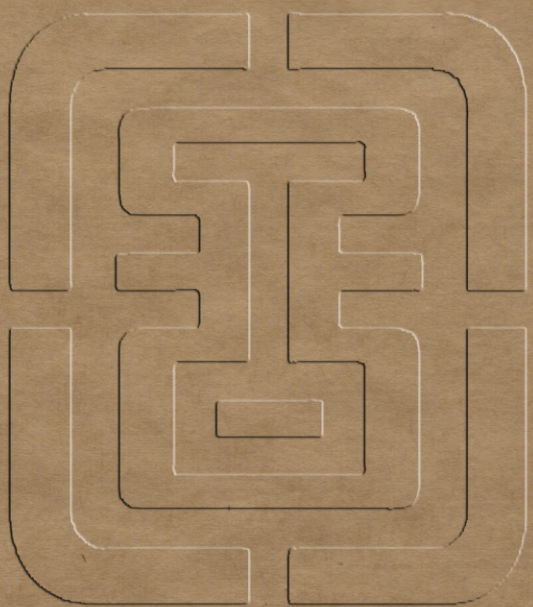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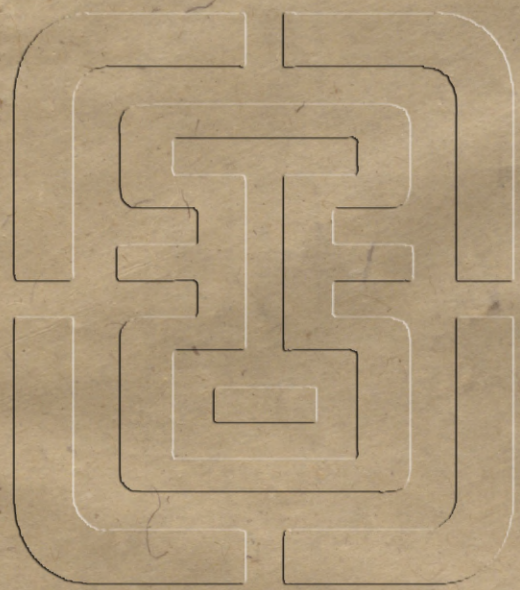




二五廿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一

侯官陳喬樞撰

虞夏書一 唐書

堯典第一

今文尚書一

一之下

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卒乃復  
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初禮歸假於禰祖用特

史記五帝紀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  
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集解曰馬融曰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三帛三狐所執也一死雉士所執也五器上五玉五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也鄭玄曰歲二月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五玉卽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帛所以薦玉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正義曰望秩於山川乃以秩望祭東方境內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既見東方君長乃合同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頒正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因巡狩合正之二生羔鴈也鄭玄注周禮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羣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卿執羔大夫執鴈按羔鴈性馴可生爲摯雉不可生爲摯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摯音至執也鄭玄曰摯之言至所以自致也

案公羊傳隱公八年徐彥疏引鄭尙書注曰歲二月者正一歲建卯之月也攷上文正月上日爲堯正建丑之月則建卯當爲三月經於二月上特加歲字明其爲正歲之二月故知此爲正歲建卯之月也鄭注周禮小宰職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是知巡狩必以寅正之仲月矣段玉裁云周禮之書凡言正月之吉者皆謂周之正月凡言正歲言歲終言歲皆謂夏正之寅月丑



月上推唐虞早創斯例曰正月者唐正月也曰歲二月者建寅之三月也鄭以經文此云歲二月則知上文正月之上不言歲者非建寅也二月系諸歲則建卯之月也惟寅數得天稱歲自唐虞以來已無異說作堯典者夏之史官也書法精嚴如是

### 二生一死贄

史記封禪書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高高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泰山一名岱宗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衡山一名岫嶽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四十里嵩山亦名曰大室亦名曰外方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索隱曰中岳獨不言至者蓋以天子所都也

案說文示部云柴燒柴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柴禱古文柴又火部云燎柴祭天也據古文作禱則柴乃今文也尚書釋文引馬融注云柴者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今經典通用作柴而柴字廢矣又二牲五帝紀作生惟漢書郊祀志及風俗通並續漢書祭祀志所載光武封禪刻石文作牲與封禪書合然則作牲者蓋歐



陽尚書本也五帝紀生字或後人依今本尚書改之尚書校勘記云宋單疏本作牲是經文古本如此今經注及疏俱作生古本遂湮矣贊尚書釋文云本或作摯按摯贊古書通用禮記摯字本亦作贊

二月東巡狩脩五禮五樂五月巡守至南嶽八月巡守至西嶽十一月巡守至北嶽

漢書郊祀志虞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者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樂三帛二牲一死爲贊五月巡守至南嶽南嶽者衡山也八月巡守至西嶽西嶽者華山也十一月巡守至北嶽北嶽者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師

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鐘冬則磬也五樂尚書作五玉今志亦有作五玉者五玉卽五瑞二牲羔鴈也

案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此用今文尚書也故作假于祖禰與今文尚書作禰祖者同與古文尚書作藝祖者異據禮記東巡守文下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則是其所據尚書堯典亦有脩五禮五樂之文尤足與郊祀志互相證明班



固漢書多用夏侯尚書禮記本與夏侯尚書同一師承故  
昭合也迨後歐陽大小夏侯學亡於永嘉之亂今文遂無  
可考後人傳寫史漢疑文與東晉晚出本尚書不同故或  
存五樂而去五玉或存五玉而去五樂此志所以有作玉  
作樂之不同耳師古之解五樂謂春則琴瑟云云實襲漢  
書音義舊說以爲之注也又巡狩漢書引作巡守按巡狩  
本取巡所守之義則當以作守者爲正禮記王制正作巡  
守與郊祀志同是夏侯尚書本作守字也

還至嵩如初禮

何休公羊傳隱公八年解詁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  
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假于禰祖用特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六字釋文引姚方興  
本云至于北嶽如西禮馬融本作如初禮攷史記封禪書  
於皆如岱宗之禮下又云中嶽嵩高也漢書郊祀志亦同  
則如初禮之士明有脫文邵公解詁所引尚書曰云云眞  
今文家之本也但其引經文亦無五樂二字者或亦後人  
轉寫据梅賾本尚書以爲衍文而去之如假改從格禰祖  
改從藝祖之類乎公羊釋文云格本又作假同古百反禰  
乃禮反本又作藝案格字作假者是也禰字作藝者非也



段玉裁云何所据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文說可證也淺人改禩作藝非何意矣

又案段玉裁云史記漢書言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應劭風俗通義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都故不巡焉按應氏說可證今文古文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劭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書郊祀志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以證今文本無中嶽喬樞謂此不然也應劭所云中嶽王者所居故不巡焉者蓋指觀諸侯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

樂諸事以諸侯各朝于方嶽之下於此中嶽無事又王者所居爲首善之區政教所頒先自近始無煩重申異命其柴祭及望山川班羣神之禮中嶽自當與四嶽同豈有祀典大事獨闕中嶽之理惠棟亦云今文尙書不可考然何邵公所引不爲無據也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株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皙陽儀伯之樂舞鬻哉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



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  
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  
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和伯之樂舞丹鳳歌曰齊樂  
案和伯之樂一段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禘祖用特五載一  
舊有舛錯今訂正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  
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  
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蔭  
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  
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注云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  
日舜假于文祖之年也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  
堯始得義和命爲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故

爲四嶽其後稍死鳩毆其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與內也安  
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  
神也祭水曰沈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  
鎮也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壇沈封兆皆因  
所宜爲之名樂正樂官之長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始祭代  
氣於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于岱宗柴陽伯猶言春伯春官  
秩宗也伯夷掌之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育離根株也徒歌  
謂之謠其聲清濁比如余謠然後應律也哲當爲析春厥民  
析哲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契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  
掌天官儀當爲義義仲之後也鬻動貌哉始也言象物應雷  
而動始出見也南任也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



南巡守仲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夏伯夏官司馬也棄掌之謾猶曼也或長貌言象物之滋曼或然也初慮陽上極陰始謀也羲伯義叔之後也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柳聚也齊人語秋伯秩官上也臯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和仲之後也元鶴言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恆山也互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冬官司空也垂掌之齊落終也言象物之終也齊或爲聚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關猶八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敔琴也七始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以爲八也五謂塤在北方鼓在東方之屬天所以理陰陽也

案伏生此傳說脩五樂事至詳且悉皆巡守時之事則其所傳尚書經脩五禮之下五玉之上有五樂二字明甚今文三家尚書皆出自伏生亦必有五樂二字故漢書郊祀志引虞書猶載其文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齋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

案段玉裁云此與禮記曾子問白虎通巡狩篇相合正釋



經歸假于祖禴也淺人乃刪去大傳禴字攷古文尚書作  
藝祖鄭訓爲文祖馬王皆云藝禴也此據今文以釋古文  
也許叔重說文不收禴字故呂伯雖錄之於字林以補叔  
重闕遺何休注公羊曰父死稱考入廟稱禴徐疏引舊說  
云禴字示旁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已故曰  
禴小徐本說文示部有禴字云秋收也从示爾聲然則禴  
廟字本當作邇廟而假秋收之字也

禮舍文嘉曰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宋均注云  
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  
帛

案公羊傳疏引鄭尚書注云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

以帛薦之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繪高辛氏之後用黑  
繪其餘諸侯皆用白繪周禮改之爲纁也攷史記正義先  
引馬融曰三帛三孤所執也又引鄭玄云云與公羊疏同  
馬以三帛爲三孤所執此蓋古文尚書說也鄭君解三帛  
與舍文嘉誼同是用今文家尚書說

叶時月正日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  
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  
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叶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觀東  
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案叶者叶之或體說文云協眾之同和也从彳从十叶古



文協从日十叶或从口

又曰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

又曰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為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東巡守至于岱宗柴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

禰不嫌不至祖即祭告天為告事也祖為出辭也義異告于尊然後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孔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示有尊也無遷廟主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廟遂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廟不可空也

又曰嶽者何謂也嶽之言嶽嶽功德也東方為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為言護也言萬物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南方衡山上承景宿銓德均物西嶽為華山華之為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為恆山恆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中央為嵩山言其高大也故尚書大傳曰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恆山嵩山也



又三軍篇曰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尙書曰歸假于禰祖所以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內外故不復告也尙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

案此篇引尙書曰歸假于禰祖今本作藝祖段玉裁云此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攷巡守篇亦引歸假于祖禰不應此獨同古文尙書作藝祖且上文云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於祖禰下引王制證辭於禰引尙書證還格于祖禰則斷非藝祖字況下文又云尙書言歸假於祖禰可證乎說苑修文篇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

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歲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論衡超奇篇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風俗通正朱篇謹案尙書天子巡狩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者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唯泰山乎



又山澤篇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岱宗泰山也望  
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費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南嶽  
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狩  
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山也王者  
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  
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  
歲再閏天道大備嶽者柄也柄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又曰謹案尚書大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  
所以通中國垢濁使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珍物可貢獻  
也河者播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  
其度量也

漢書律厯志虞書曰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  
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  
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冷綸自大夏  
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  
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  
六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以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  
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矣度者分寸尺丈引  
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  
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



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  
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  
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  
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平繩之直左旋  
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  
曰玉衡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  
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十六兩  
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又曰  
假于祖禰

又安帝紀延光二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幸太山柴告  
岱宗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

又張純傳純奏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  
之義也

續漢書律厯志元和二年詔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  
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  
考在璣衡以正厯象庶乎有益

徧于羣神

詩周頌鄭箋曰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  
川徧于羣神

班于羣神

續漢書祭祀志載泰山刻石文曰惟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



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

案周頌正義云書一月不言徧于羣神此一句衍文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喬樞謂據光武泰山刻石亦有班于羣神四字與鄭所引尙書文合是今文尙書本有此一句也今附錄之於此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史記五帝紀五歲一巡守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尙書大傳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又曰古者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又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尙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又曰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又曰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興義  
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  
士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  
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  
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  
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  
犯法而亂斯止矣

案說苑所稱即錄尚書大傳之文也攷韓詩外傳卷六載  
古者有命民云云至而亂斯止矣與說苑修文篇同亦採  
尚書大傳語皆今文家之言也

曰虎通巡狩篇曰巡狩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所以  
不歲巡狩何為太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  
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

案曰虎通說與尚書大傳詛同三歲一閏天道小備故三  
年一使三公黜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載一巡狩皆  
今文家經師之說也

又曰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  
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  
備故五歲一巡狩

韋昭國語注引唐固曰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

公羊傳解詁曰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  
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



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尙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案馬融解四朝爲四面朝于方岳之下鄭玄解四朝爲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于方岳之下其閒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馬鄭皆治古文尙書而鄭與馬說又不同也攷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朝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孝經與注尙書異孝經注當是用今文尙書說故與何休說略同漢書藝文志載孝經有后氏說后氏爲夏侯始昌弟子與夏侯勝同師故孝經說有與尙書說合者以其同一師授也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閒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君亦以五年一朝爲虞夏之制也但鄭孝經注與何公羊傳注又同中有異者而何說較鄭爲允鄭言四方諸侯分爲四部四年乃徧則是巡守之年諸侯不朝于京師也據何云五年一朝者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所重者不僅述職而已兼重在助祭京師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分四輩輩主一時則五年之中四時祭祀皆有諸侯助祭矣至巡守之年諸侯各就



其方以四時朝于方嶽之下而所分之第五部於是年亦分四輩以四時朝於京師因助祭而述職故五年乃徧也若如鄭說止分四部四年而徧則巡守之年四方諸侯無一來京師助祭者於大典有缺是不如從邵公之說爲長也

又案虞書九共傳云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然則述職之事卽此經所謂敷奏以言蓋攷績以觀其治否而定功罪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巡狩四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詔曰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通解釋怨結也

又建初元年詔曰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

傳奏以言

漢書宣帝紀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

案傳敷古相通用禹貢禹敷土大戴禮作傅土史記夏本紀亦作傅土可證也宣帝紀敷奏作傳奏蓋三家尙書之異文

續漢書輿服志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夫禮服之興也所以報功章德尊仁尙賢故禮尊尊貴貴不得相踰所以爲禮



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順禮也

說文言部曰試用也从言式聲虞書曰明試以功

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

尚書大傳曰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鄭注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

案据大傳則封十有二山文在兆十二州之前與隸古定本尚書不同

肇十有二州

史記五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集解曰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

案兆肇古書通用詩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引作后稷兆祀又元鳥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為壇之營域與此大傳注解同說文作兆引周禮曰兆五帝于四郊然則兆者兆之古文兆其消借字肇乃通假字也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

又谷永傳永對曰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

又王莽傳曰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

案地理志又曰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王莽傳亦



云堯典十二州後定為九州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為十有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爾雅釋文引鄭尚書注云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均以舜分十二州在平水土置九州之後其說非是十二州自是唐堯之制此時帝堯尚在舜但攝位而已豈遽改制而分九州為十二州乎谷永云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服虔注云唐虞及周要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三千里漢地南北廣萬三千里也是帝王受命創制改物有更定州界之事舜之更

制九州當在堯崩之後觀二年喪畢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尚是咨十有二牧則踐位之初猶未改制也其後乃始定為九州耳江聲曰先儒以肇之言始解為始分十二州殊未安也聲竊謂十二州蓋自古有之此當如大傳作兆十有二州謂為兆域以祭分星於義允慝十二州上繫十二次者大有十二次實為十二州之分野天象見于某次則災祥應于某州是相繫屬者也江說良允喬樞謂十二州九州皆取象於天蔡邕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史記天官書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然則九州之制乃取象于北斗九星也



史記正義引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氏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昂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之分野荆州也續漢書天文志劉昭注引星經曰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曰候之甲子爲東海丙子爲琅邪戊子爲彭城庚子爲下邳壬子爲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己亥爲巴郡蜀郡牂牁辛亥爲廣漢癸亥爲犍爲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戊

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清河趙國王戌爲恆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爲南陽丁卯爲武陵己卯爲零陵辛卯爲桂陽癸卯爲長沙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爲東郡陳留丙辰爲濟北戊辰爲山陽泰山庚辰爲濟陰壬辰爲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爲豫章丁巳爲吳郡會稽己巳爲廬江辛巳爲丹陽癸巳爲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爲潁州丙午爲汝南戊午爲沛國庚午爲魯國壬午爲梁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元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戊寅爲涿郡庚



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凡八郡弟九星主并州常以  
 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原鴈門丙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  
 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郡璇璣玉衡占  
 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  
 向國有兵殃凡有六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張衡  
 靈憲亦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有象  
 可效有形可度則是聖王制州或九或十有二皆取法於  
 天象也徐整長祿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  
 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也攷鄭君注尚書雖從古文說而  
 大傳之注實據今文家言固於今文古文各隨家法而為  
 之解此鄭學之所以為宏通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箠肆赦  
 怙終賊刑

史記五帝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  
 贖刑箠過赦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眾

案終眾古者通用以音同故也春秋桓五年螽公羊作蠲  
 說文螽或從虫眾聲螽古文作蠲是其證也

尚書大傳唐傳曰唐虞之象刑土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  
 刑墨幪以居州里而反於禮○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

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屨屨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  
 又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贖者以墨

幪其贖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史記孝文本紀除肉刑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繆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鈇鑕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鞭作官刑豈云若此

又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胥棗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潛夫論述赦篇曰金作贖刑赦過宥罪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韋昭國語注曰小罪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之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

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又青龍五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勿犯

欽哉欽哉惟刑之謚哉

史記五帝紀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索隱曰按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曰誦卹謚聲近遂作謚也

案恤卹古相通用文選潘岳藉田賦欽哉欽哉惟毅之卹李善註引尙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尙書釋文恤下不言馬鄭本異同知古文尙書作恤字恤讀與恤同詩魯

頌闕宮有恤毛傳引孟仲子曰恤清靜也恤與溢通溢字釋詁訓慎又與謚通謚字釋詁與慎同訓爲靜然則謚皆



靜慎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成帝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案漢書儒林傳言鄭寬中習小夏侯尚書以博士授成帝

經是作恤者小夏侯之本也恤得與謚通者詩周頌假以

溢我說文引云誠以溢我廣韻引去誠以謚我襄二十七

年左傳引云何以恤我是謚與恤相通之驗史記以訓詁

代經文故作靜字也段玉裁據史記音義謂漢書刑法志

當本作謚此恤字乃淺人改之然無左驗未可輕議竊謂

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固不必盡同而古文與三家

今文亦不必盡異也作謚作恤皆三家今文之異字馬鄭

古文尚書與三家今文之作恤者同與作謚者異段說未

免近泥耳

流其工于幽州放讎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皐而天下咸服

史記五帝紀讎兜進言其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其工果

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疆請試之試之而無

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

帝請流其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讎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

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皐而天下

咸服

案說文心部云敷塞也从宀敷聲讀若虞書敷三苗之敷

段玉裁云用本字為音說文全書內無此例二敷字皆竄



之誤孟子萬章篇竄作殺殺非殺戮卽竄之假借字也左傳蔡蔡叔陸德明釋文云說文作𦉳按說文𦉳𦉳散之也古無去聲竄讀如鍛經典竄蔡殺𦉳四字同音通用皆謂放流之也喬樞謂段說未審作竄者今文尚書也說文𦉳字下如果引虞書作竄無緣兩竄字竝誤爲𦉳蓋竄字古文作𦉳許所引虞書据古文也後人轉寫不能分別𦉳𦉳二字故二𦉳字譌作𦉳與上文𦉳本字同耳集韻云竄古作𦉳是丁度所見說文正作𦉳讀若虞書𦉳三苗之𦉳故知𦉳爲竄古字也大戴禮作𦉳𦉳字當亦𦉳之譌耳又罪字史記作𦉳段玉裁云此周字也尚書作罪者秦文也蓋漢人以俗行字改之故漢以後經典本無罪字

漢書刑法志唐虞之際至治之極猶流其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大服

又鮑宣傳宣上書曰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

又劉向傳昔者共工驩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其工管蔡故曰大治榮華至今○又曰自古聖明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又息夫躬傳贊曰書放四罪

後漢書侯霸傳光武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



又朱浮傳樊豐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  
厭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又梁統傳統上疏曰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  
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馱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  
又傅燮傳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  
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夫則善人  
無由進也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讜佞放殛之誅則善人  
思進姦凶自息

大戴禮五帝德篇曰流其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  
山以變南蠻馱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  
夷

淮南脩務訓曰堯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  
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流其  
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

桓寬鹽鐵論論誹篇堯任鯀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  
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又周秦篇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  
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  
輕重各服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惟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  
軌之人而罪之



論衡率性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爲亂

又儒增篇舜征有苗四子服罪

又恢國篇共工之行靖言庸回驩兜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

越絕書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譽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

吳越春秋堯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于羽山

楚詞天問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逸注曰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一 案江聲云三年僞孔本作三載正義本改作三載按孟子  
春所引上言二十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  
春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上屬爲句不可改作載而下屬也  
二 喬樞謂古文尙書作三載見帝王世紀今文尙書或作載  
三 或作年蓋三家本闕有不同耳攷白虎通引尙書是作三  
載此正据今文尙書之經也三載兩字爲句不必強分屬  
上屬下致生枝節



史記五帝紀堯立七十季得舜二十季而老令舜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曰徐廣云堯在位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劉向曰堯葬濟陰邱壠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卽成陽春秋繁露煖煥孰多篇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尙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太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

案說文少部殂往死也从少且聲虞書曰放勳乃殂此据古文尙書也今大徐本多一落字小徐本少一放字皆非許氏之舊師古註漢書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無落字

與說文合所据當是馬鄭王古文尙書本也孟子書春秋繁露白虎通引書皆作殂落與今文尙書本同爾雅釋詁亦云殂落死也段玉裁曰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之卽眞也始言舜格於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孔傳不謂放勳爲堯名而云堯放上世之功化則放勳乃殂不可通矣於是易爲帝字推見至隱其在斯乎段說是也又案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字从彳作殂與孟子萬章篇論衡氣壽篇文同疑作殂者是今文尙書之異字據說文云殂往死也殂有往義故以往死爲訓此亦以今文申釋古文也帝王世紀言堯與方回遊於陽城而崩其說當亦本



之今文尚書說馬鄭王本或亦有從今文作徂者故師古引之如此

白虎通四時篇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其之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二帝為載三王為季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闇三季謂三王也

案段玉裁曰由虎四時篇引尚書三載云云此載字或後人以今本尚書改之者喬樅謂此段氏攷之不審也白虎通明言二帝為載三王為季故先引堯典以證載字又引無逸以證年字非出後人所改之也

又崩薨篇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沒者據遠也書徂

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憫痛之舜見終各一也盧文弨云各字疑是衍文

喪者亾人死謂之喪言其亾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孝經曰君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七月之閒諸侯有在京師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迄于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師古曰虞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遏止也密靜也謂不作樂也故莽引之

後漢書李固傳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逮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

案此所書正是舜居堯喪之事蓋本於今文家尚書說也稽古承天之語與玉葬傳載博士諸儒議所云則天稽古而損益焉正合皆以古爲天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載魏明帝詔曰昔放勛殂落四海如喪考妣遏密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

放勛乃祖落

趙岐孟子注曰放勛堯名祖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論衡氣壽篇曰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二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祖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計數百有餘矣

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

案薛綜東京賦注引尚書曰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二字誤倒作正月非是

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



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集解曰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案此所引劉熙說卽熙孟子注中語也孫奭孟子疏引劉熙云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攷趙岐孟子注云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書然後之中國訓義與熙微異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舜禹稷禹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

又曰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

尙書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也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芽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統天下也三統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必以三微之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



尚微王者受命扶微章成此正使其道重大正始也。○注云  
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  
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

案書傳解正朔二字義最明晰先大夫曰漢書成帝紀綏  
和元年詔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本

此

白虎通三正篇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也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  
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正朔有三何本天有  
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  
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

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  
月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  
為正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  
為朔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  
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  
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  
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  
祖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  
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  
法地而已矣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  
大傳曰王者一文一質據天地之道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



皇清系角系系  
三  
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物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案三國魏志辛毗傳云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江聲曰如其說則舜禹皆未改朔自唐至夏皆建寅者蓋篡逆之世經術道消衰說競偏故有是說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白虎通云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若舜禹皆未改正則一統相襲當夏之世何以通三統乎必不然矣且經於上文言正月而此特變言月正正月者猶是正月也月正者改月之正也不然曷爲異其文哉是知鄭注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其說精確不可以易也

蔡邕獨斷曰三代建正之別名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鐘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鐘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案漢儒說三正多舉夏殷周爲言者示人以易曉也其實三正之統唐虞以前皆承用之故三統紀推伏羲爲天統色尚赤神農爲地統色尚黑黃帝爲人統色尚白少昊黃帝子亦尚白故高陽氏又天統亦尚赤堯爲人統故用白三統歷云天統之正始生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于



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于寅初日燧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是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也由堯遞推之舜用天統色尚赤夏為地統色尚黑殷用人統色尚白周用天統色尚赤正色三而復者也三統若循連環周而復始從可知矣

詢于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記五帝紀禹臯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子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

漢書王莽傳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達四聰

又梅福傳福上書曰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

又邳壽傳何敞上疏理壽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謬謬以昌不以誹謗為罪

又班昭傳昭上疏曰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

潛夫論明闇篇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達四窻

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

左傳文十八年杜預注曰闢四門達四窻以賓禮眾賢

案段玉裁云蓋尙書本作囟窗之或字窻又窗之俗體聰

又囟之同音字作囟而或如字或讀為聰猶之台可讀為

怡尼可讀為昵庸可讀為鏞也作窗正合惠定宇明堂之

說喬樅謂尙書釋文無聰字音義亦不言馬鄭本同異則

古文尙書作聰可知也史記五帝紀言明通四方耳目則

歐陽尙書作聰又可知也然則作窗者當是大小夏侯尙

書之文矣據郵壽傳何敞以闢四門開四聰彙舉班昭傳

昭上疏云闢四門而開四聰蓋亦讀聰字為窗者歟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同一今文尙書皆出伏生所傳授而其間

文字讀之者各異故治三家尙書者所從為之訓義亦各

異

咨十有二牧曰欽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

率服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食哉惟時偽孔傳云所重在於民食

惟當敬授民時許宗彥曰食哉惟時四字不辭攷此經下

文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文法正與

此同食哉當為欽哉之譌篆文欽字偏旁與食字形近文

蝕其半故譌作食耳許說以經證經極為精確孔傳之為

臆作此其顯然者矣



史記五帝紀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漢書朱博傳何武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  
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又百官公卿表牧曰十有二牧柔遠能邇○應劭曰牧州牧  
也

案禮記王制州有伯鄭彼注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  
皆曰牧是知此牧卽州伯十有二牧者十有二州之伯也  
鄭君之說與何武及應劭同皆用今文尙書之訓

又敘傳述宣紀曰柔遠能邇燁燿威靈

案汪聲云詩民勞篇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仰也安遠方  
之國順仰其近者詩釋文引鄭注尙書云能恣也詩正義

云尙書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仰者與恣同謂順  
適其意也喬樅攷詩釋文引徐云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是  
未知鄭訓能爲仰從三家今文故與毛古文異也此經王肅  
注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亦以能讀如字肅好馬融而與  
鄭爲難故訓能如字從古尙書說今據鄭君箋詩用今文  
說則其注尙書亦用今文說可知矣

蠻夷帥服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  
諸夏也

案帥率古者通用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詩周頌率時  
農夫韓詩作帥時農夫是其古通之驗



白虎通封公侯篇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牧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有二人尚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

案旁方古書通用旁立三人者謂方立三人也四方凡十有二人此唐堯之制也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眾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何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度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維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帝曰兪汝往哉

史記五帝紀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惟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

案說文心部云懋勉也从心楸聲虞書曰惟時懋哉懋或省作忝者蓋三家之異文也又作部云臯眾與詞也从冫

自聲虞書曰臯咎繇臯古文臯据許書則三家今文皆當作臯字今正義本尚書作暨乃世俗通用之字史記以詰



訓代經文故作與也

又夏本紀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爲司空舜曰嗟然命女禹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舜曰女其往視事矣

又六國表敘禹興於西羌○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於石紐西夷之人矣

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又曾子制言篇昔者舜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又五帝德篇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曰文命敏給克濟其德不回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上士臯臯穆穆爲綱爲紀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爲神主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目治天下舉臯陶與益以贊其身舉于戈以征不享不庭無道之民四海之內舟車所至莫不賓服淮南原道訓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內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又脩務訓禹沐浴霖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棗木平治水土定于八百國  
又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又曰禹之治水以身解于陽昞之河○注云爲治水解禱以  
身爲質陽昞河在秦地

又精神訓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師舟中之人五色  
無主禹乃熙然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  
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蜒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揮尾  
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故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

案論衡異

虛篇所載與淮南同

又要略訓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垂以爲民先剔河而  
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江湖而定東海

又泰族訓禹鑿龍門關伊闕決江濬河因水之流也

說苑君道篇河閒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  
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  
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又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  
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  
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鹽鐵論論鄒篇堯使禹爲司空平水土隨山刊木定高下而  
序九州

潛夫論五德志篇脩紀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夏禹其耳



參漏爲堯司空主平水土命山川畫九州制九貢功成賜元  
圭以告勳于天舜乃禪位命如堯詔禹乃卽位作樂大夏世  
號夏后

論衡順鼓篇舜遭洪水使禹治之百川東流

又恢國篇禹以司空緣功代舜

越絕書八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  
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  
種播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  
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  
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  
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葦

榔桐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洩下無卽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  
延表一畝尙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  
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爲民田也禹至此者亦  
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墳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  
知時晏歲暮時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法也以爲  
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

吳越春秋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  
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  
妊孕剖胷而產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鯀受命治水九載功不成殛于羽山舜與四嶽舉鯀之子高  
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績禹曰兪小子



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  
盡濟暨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  
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沈思乃案黃帝經麻中蓋聖  
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在闕其巖之  
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  
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  
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  
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  
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  
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  
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東嶽乘  
四載以行川始於霍山徘徊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  
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川召其神而問之山  
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  
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東西  
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  
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  
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  
所以爲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而見縛人禹  
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  
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  
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居使得其



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  
是周行寓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踰赤岸北過寒谷徊崑  
崙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決弱水於北漠青  
泉赤淵分入洞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疎九河於潛淵開五  
水於東北鑿龍山闢伊闕平易水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  
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堯曰兪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  
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妣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  
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夜哭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  
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  
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  
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  
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  
已卽天子之位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  
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外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眾  
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鎮之功  
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  
養萬民天下喁喁兒思母子歸父而畱越恐羣臣不從言曰  
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  
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  
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  
門調權衡平斗斛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皇棲於樹鸞鳥巢  
於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嘆曰吾晏歲



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於斯矣命羣臣曰五百世之後葬我於會稽之山葦榔桐棺穿墳七尺下不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眾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

風俗通皇霸篇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漢書律厯志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

又敘傳述武紀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

又百官公卿表序禹作司空平水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難蜀父老曰昔在洪水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威之乃堙洪原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時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臧臍臍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

又公孫宏傳宏對策曰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案策問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之語故宏對云然喬樅攷



董仲舒春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引尚書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云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是堯崩之後復有水災但與堯時洪水不同耳仲舒之言蓋亦本於尚書說武帝時尚書之學初立歐陽博士尙未盛行宏於經非治尚書故言未聞禹之有水耳後漢書許揚傳昔大禹決江陳河以利天下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

三國志高堂隆傳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

泉咎繇

說文卍部泉衆與詞也从卍自聲虞書曰泉咎繇案古文泉案據說文云案古文泉則知所稱虞書泉咎繇乃今文尙書也段玉裁云各本皆作眾詞與也惟廣韻六至作眾與詞也不誤眾與猶言多與以其字从卍故言眾與此字書說字之法也施之於用卽少與亦謂之泉

帝曰棄黎民祖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史記五帝紀帝曰棄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又周本紀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



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曰弃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饑故此作始饑祖始也郃今黎鄉在扶風漢書百官公卿表敘棄作后稷○應劭曰棄臣名也后主也為此稷官之主也

又食貨志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為政首○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言阻

案詩思文正義引鄭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眾民厄于飢女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詩

釋文引馬云祖始也馬鄭皆治古文尚書鄭從古文家故讀祖為阻馬參用今文家故與史記訓合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淮南秦族訓后稷墾草發苗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用地之勢也

論衡率性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棄之隘巷牛羊不敢踐之竇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

又初稟篇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



又本性篇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厥相披頤為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舜命曰后稷吳越春秋棄為兒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蕪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史記五帝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

五教在寬○正義曰馴音訓○索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又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夏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案說文心部慈順也从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慈許所引書據古文也今文皆作訓字史記殷本紀從今文作五品不訓而五帝紀作馴者五帝紀以詁訓代經文也漢書孝文本紀云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教馴即教訓古書通用此其驗已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禹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曰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案漢書東方朔傳契爲鴻臚注引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師古曰契讀與禹同字本作偃蓋後從省耳喬樅攷說文米部云禹古文偃內部云禹蟲也禹从內象形讀與偃同禹古文禹人部云偃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人契聲是偃爲正字禹爲古文假借字尚書古文用假借作禹今文當作偃其作契者乃偃之消文耳不備。又韋元成傳元成作詩曰五品以訓。又王莽傳莽下書曰司徒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潛夫論五德志篇城簡荻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

又志姓氏篇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妣氏曰有夏賜伯夷姓姜氏曰有呂。

說苑貴德篇聖王佈德施惠非求教於百姓也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畝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是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案復思篇云邴吉有陰德於孝宣帝宣帝將封之會吉病



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之  
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  
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夏侯勝之言與此篇  
正合知此爲大夏侯尚書說也遜字疑後人依尚書正義  
本所改古文作遜見說文今文作訓見史記漢書正義本  
改作遜非其誼矣又周禮地官序官注云教所以親百姓  
訓五品此亦鄭君注禮用今文尚書之明證也  
論衡非韓篇曰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  
良馴馬之心而堯舜順民之意治國猶治身也推治身以況  
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

案訓字之義爲馴爲順故仲任之語云然其義卽本之今

文尚書也

後漢書明帝紀建初元年詔曰五教在寬帝典所美

又和帝紀永和七年詔曰深惟庶事五教在寬

案明帝從桓榮受尚書和帝從桓郁受尚書皆習歐陽氏  
之學也

又鄧禹傳拜禹大司徒策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鄧禹傳言孫宏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  
之帝者安帝也然則鄧氏家世亦習歐陽尚書矣

又王暢傳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

又陳蕃傳蕃上疏曰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又周舉傳陽嘉三年策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

又謝夷吾傳班固見夷吾曰上令三辰順軌於厯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徽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

又劉愷傳陳忠疏曰訓訓五品

又寇榮傳曰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案史記殷本紀述帝命契之辭曰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疊五教二字後漢書載鄧禹策文續漢志注引夏勤策文皆疊五教一字與殷本紀合袁宏後漢紀三十

引書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亦與殷本紀文同皆用今文尙書也段玉裁云唐石經五教之下疊五教二字字形隱隱可辨後乃摩去重刻然則唐時本有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者是古文今文竝同也

三國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曹羲表曰臣聞唐虞序賢以稷契爲先成湯褒功以伊尹爲首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女作士

史記五帝紀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

寇賊奸宄

尙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馬公一曰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



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田廣不懇則責之司空

又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

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

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

大戴禮保傅篇盧辯注今尚書說三公司徒司馬司空也

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曰司徒司馬司空也司馬主天司空

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

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粒草木不茂則責

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

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

案尚書大傳鄭注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

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

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為稱此

倣周制而言之也大傳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此

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則唐虞皆有三公明矣鄭注大

傳又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其工為六卿

此說唐虞之官制也然則九卿者蓋益以虞及典樂納言

其司空一官即其工所改名周禮疏敘引鄭尚書注云初

堯冬官為其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聖德必成功故改命

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

之職為其工是知舜所命之九官即所謂九卿矣又漢書

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或說



當即指韓詩外傳也據尚書大傳有天公地人公之稱則韓詩亦用今文尚書說也棄居稷為天官又兼司馬故云司馬主天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左傳文公二十八年云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服虔注亦以八愷為禹垂之屬故云司空主土契為司徒主布五教皆所以明人倫之事故云司徒主人三公者通職名無正官且不必備舜以司徒因堯授禪則司徒公是也禹以司空緣功代舜則司空公是也

許慎五經異議曰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一十在天為星辰在地為山川

咎繇

漢書刑法志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

又食貨志莽下詔曰蠻夷猾夏寇賊姦軌

又百官公卿表敘咎繇作士正五刑○應劭曰士獄官之長

又王莽傳曰莽下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又策嚴尤曰蠻

夷猾夷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

又敘傳述匈奴傳曰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又匈奴傳贊曰

書戒蠻夷猾夏久矣夷狄之為患也

案皋陶漢書作咎繇者三家之異文也姦軌或作奸宄古書多相通用以軌為宄猶以治為亂也周禮秋官司刑疏



及史記五帝紀集解引鄭注尚書云由外為姦起內為軌  
是古文亦作軌字史記正義云軌或作完

潛夫論志姓氏篇高陽氏後嗣有皋陶事舜舜曰皋陶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皋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之後

親王莽傳曰莽下書

又李固傳曰寇賊姦軌

又馮緄傳延熹五年詔策緄曰蠻夷猾夏

呂氏春秋君守篇高誘注曰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女作士師五刑有服

案段玉裁云唐石經通體每行十字惟自哉帝曰弃以下

六行每行九字諦視初刻則此行皆十字也一行曰哉帝

曰弃黎民阻飢汝后二行曰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三

行曰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四行曰敬敷五教五教在

寬帝曰五行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六行曰口口口

口口口口五刑有字形皆隱隱可辨第六行石殘毀首七

字新舊刻皆漫滅五刑有之上疑其同偽大禹謨文云汝

作士明于五刑疊五刑三字與上節疊五教文法同非此

則第六行祇有汝作士五刑有六字不能成行覆定石經

者刪去在寬上疊五教二字又刪去五刑有上四字其刪

六字因改此六行為每行九字摩去重刻亦可證初刻時

所据之本不同今本也喬樞攷高誘呂覽注引虞書女作



士師即接五刑有服知今文尚書女作士之下實無此四字此今文古文之本有不同也古文尚書有此四字或鄭注本載有古今文異同如詩都人士首章禮記注言毛詩有之三家則匹之例或漢所勒石經無之故覆定石經者据以刪去作士下四字其上文五教二字或亦据他本尚書無疊五教二字者故併刪去之不然覆定石經者何緣憑空妄刪邪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五帝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集解曰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正義曰度尚書作宅

案尚書正義謂馬鄭王三家解同此古文家說也攷國語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賈逵注云用甲兵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韋昭注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是韋昭解三次與賈侍中同賈韋二注當是今尚書說後漢書賈逵傳言逵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建初四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著白



虎通義達以校書郎與議白虎通所稱尚書皆今文家說  
其後始受詔撰集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及古文同異故諸  
所引賈侍中說多大夏侯尚書之義也

韋昭國語注曰五刑大者陳之原野甲兵斧鉞也書曰後至  
者斬割劓用刀斷絕用鋸亦有辟鑽臙刑笞黥刑也鞭官  
刑扑教刑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笞鞭扑也次處也三次  
野朝市

淮南兵略訓兵之從來者遠矣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  
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啟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  
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伐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  
則臨之以威武臨之以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

之用兵若櫛髮擗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兵之來也以廢  
不義而復有德也  
又修務訓皋陶馬喙是爲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案江聲云此五刑實不同前文五刑當以賈韋說甲兵斧  
鉞刀鋸鑽笞鞭扑爲當或據孝經說言五帝畫象世順機  
三王肉刑揆漸加疑唐虞之世無肉刑此不然也夫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豈象刑足以威之乎則五刑自當有甲兵  
斧鉞矣至於刀鋸鑽笞則是墨劓跣宮大辟也象刑則墨  
劓跣宮大辟之象也蓋制是刑而復設是象有犯者則用  
象刑乃可無用肉刑也然其時之民重恥其畏象刑尤甚  
於畏肉刑罕有犯者則雖有象刑用之蓋尠况肉刑乎然



刑制固不可廢也時咎繇見爲刑官安得謂唐虞無刑制哉喬樅謂江說甚允此命咎繇之詞以蠻夷猾夏爲言則非用甲兵征討不可三就自當以原野爲是同族之適甸師乃係周制未可以證唐虞之典也

潛夫論德化篇舜先教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爾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

荀悅申鑒曰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土政不行焉

後漢書張敏傳敏駁議曰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

又謝夷吾傳班固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光崇其業允協大中

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彧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

又陶謙傳注引吳書謙上書孫策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



朱斯臬伯譽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其工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垂作其工利器用○應劭曰垂臣名也  
爲其工理百工之事也

又古今人表朱斯伯譽列垂與伯益之間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爰斯伯與爰朱聲近伯柏與譽古相  
通假此古文今文之不同也

又案漢書古今人表朱斯柏譽爲二人列上中尙書正義  
釋二十有二人云鄭以爲二十二人數爰斯伯與朱虎熊  
羆不數四嶽是鄭亦以爰斯伯與爲二臣也王夫之書經  
稗疏云山海經言逢伯陵生鼓延爰爰始爲侯鼓延是始

爲鍾而世本云倕作鍾是則鼓延二人或佐垂作之也則

爲侯之爰或卽此爰旣以爰爲一人則斯自是別人矣爰

以積竹爲兵建於兵車者斯方鍤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

爲名爰斯豈能爲二器者與若然則世本云伯與始作衣

或卽此伯與之祖而孫蒙祖號不則若古之善射者皆名

羿而善縫紉者皆名伯與歟喬樞謂王說亦確據王說則

爰也斯也伯與也實爲三臣皆垂之佐也下節命益有讓

於朱虎熊羆之文書正義引鄭注亦以爲二臣然考古今

人表所載有伯虎有仲熊有季熊伯虎卽益所讓之朱虎

仲熊季熊卽益所讓之熊羆季熊疑爲季羆之譌是孟堅

明以朱虎熊羆爲三人矣證以左傳高辛氏才子八人有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狸音近羆或季狸卽季羆歟及斯伯與爲垂之佐者三臣朱虎熊羆爲益之佐者亦三臣也惜書缺有閒他無左證姑存之以備一解云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於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史記五帝紀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集解曰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者○索隱曰卽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正義曰爲佐爲益之佐也

案尙書正義謂馬鄭王本皆爲禹曰益哉江聲曰揚雄羽

獵賦云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實本此經則古

本皆作禹曰咎繇謨言皋益奏庶鮮食蓋禹治水與益同

事故知其能而特舉之僞傳本改作僉曰非也喬樅謂馬

大鄭王本皆古文故作禹曰揚雄亦好古文者故以爲禹任

益虞今文尙書則但作僉曰益哉與上下文僉曰伯禹僉

大曰垂哉僉曰伯夷爲一例據史記五帝紀云皆曰益可是

今文尙書作僉曰之確證僞作孔傳者反從今文之本戾

備矣益爲本經書之益與禹同

又秦本紀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墮卵女脩

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

平水王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



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  
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  
姓嬴氏○索隱曰此卽秦趙之神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  
謂之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  
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敘伯翳與伯益爲二未知  
大史公疑而未快邪抑亦謬誤爾○正義曰列女傳陶子生  
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卽知  
大業是皋陶矣

案秦風詩譜云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  
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鄭君亦以伯翳爲皋陶  
之子是用今文尚書說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赫作朕虞育草木鳥獸○應劭曰赫伯  
益也虞掌山澤鳥獸官名也○師古曰赫古益字也

案說文口部云赫籀文嗑字上象口下象頸脈理也漢書  
百官公卿表敘蓋假赫爲益字耳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言  
朕虞重鳥獸艸木虞者掌山澤之官名不直稱虞而稱朕  
虞是爲重鳥獸艸木故也據史記云於是以益爲朕虞可  
知以朕虞二字名官矣漢書王莽傳云水衡都尉曰子虞  
莽改官制卽仿堯典朕虞之稱也

越絕書三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  
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  
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獻犧於益此之謂也



往才女諧

古文苑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銘曰往才女諧

案才哉古相通用章樵注云古文尙書哉作才段玉裁云此謂宋次道家之古文尙書鬼公武刊石於蜀者也薛季宣書古文訓正是此本故哉皆作才溯厥由來乃僞作古文尙書者竊取張平子碑耳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於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惟靜潔○集解曰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元曰秩宗主秩尊卑○

正義曰秩宗若太常也漢書百官表云王莽太常曰秩宗依古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伯夷作秩宗典三禮○應劭曰伯夷臣名也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案應劭釋三禮與馬融訓義合知古文今文說竝相同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有不名者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其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其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炎帝苗裔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案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又陳杞世家云伯夷之  
 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是四嶽即伯夷也王符  
 潛夫論言四嶽伯夷為堯典禮與太史公史記合皆本尚  
 書今文家說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  
 史記五帝紀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穉子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長言聲依永律和  
 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集解曰馬融曰歌所以  
 長言詩之意也鄭元曰胄子國子也案尚書作胄子穉胄聲

相近鄭元曰聲依永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  
 神人以和者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案說文去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尚

書注云育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引馬云胄長也攷爾雅育胄皆訓長則作

胄字亦通鄭注尚書云胄子國子也王肅與鄭同又鄭周禮大

司樂注云舜命夔教胄子釋文本為教育子云育音胄本

亦作胄周書王子晉曰大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

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此胄子之義也史記以訓詁代經文

故言教穉子物穉不可以不養也教養天下之子弟即馬

所云教長天下之子弟也爾雅釋詁育訓長又訓養胄亦

訓長育胄訓同長養誦通即許所云養之使作善也然則



今文與古文字異而誼皆同也又漢書引此經作歌咏言  
聲依咏攷尚書釋文云永徐音詠又如字今据史記以長  
言為訓則字當作永永長也禮記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  
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馬鄭竝云歌所  
以長言詩之意也鄭又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則  
依咏亦當從史記作永為正矣

教胄子○歌咏言聲依咏

漢書禮樂志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  
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  
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咏

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師古曰咏古詠字也

案段玉裁云古文尚書作胄子今文尚書則作育子五帝  
本紀曰教穉子爾雅釋言育稚也邶風鄭箋云昔育之育  
稚也豳風鬻子之閔斯毛傳云鬻子稚子也史記以訓詁  
代經文此穉子即經之育子揚雄宗正箴曰各有育子世  
以不錯然則今文尚書作育子可證也知古文尚書作胄  
子者釋文云胄直又反王去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  
長天下之子弟陸用王本為音義馬本王本作胄則鄭本  
亦作胄可知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國子也然則王注即襲

鄭注王制注云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是鄭本同王  
本也說文十四篇去部曰育養子使從

依玉篇及眾經音義善也从



去肉聲虞書曰教育子此引今文尚書也大司樂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此亦引今文尚書也攷育胄二字音義皆通育從肉聲胄從由聲肉由同部爾雅猶如鹿舍人猶作警即警字郭音育胄亦可讀余六育亦可讀直也爾雅釋故育長也又曰育養也毛公詩傳育長也馬注尚書胄長也長養義通而育胄訓同喬縱謂作育子者歐陽尚書也作胄子者大小夏侯尚書也皆三家今文也何以明之漢書禮樂志言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是以胄子訓為國子與史記不同馬鄭王本尚書皆作胄子此古文經之同於夏侯尚書者也鄭君國子之訓當即本夏侯說歐陽尚書作育子而史

記以訓詁字代之故言教釋子物穉不可以不養也許所云養之使作善即馬所云教養天下之子弟長養義通則叔重所稱尚書當為歐陽說季長之訓亦用尚書歐陽說也育胄皆三家今文所有之字故鄭君注王制引虞書作教胄子注大司樂引虞書作教育子不言其為今文古文以三家竝立學官人人所共肄業不待辭費若緇衣篇之引君奭周田觀則古文與今文異故必分別言之古文為割申勸今博士讀為厥亂勸也

又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

案說文咏或詠字也是咏詠字同哥者歌之消文



又百官公卿表敘夔典樂和神人○應劭曰夔臣名也  
無相奪倫

春秋繁露正貫篇德在天地神明休集並行而不竭盈于四  
海而訟詠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乃是謂也

淮南泰族訓夔之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  
注云夔堯典樂官也

論衡射短篇尙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詩言志

續漢書律厯志曰以六十律分葦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  
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攷其高下  
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

風俗通聲音篇曰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又正失篇曰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暢於音樂謹案呂氏春  
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  
夔爲樂正始治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  
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爲能和  
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  
行

歸命汝典樂

水經注江水篇樂緯曰昔歸典協聲律宋忠曰歸卽夔

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尙書中候讓于益歸注云歸讀曰  
夔据中候及樂說則歸字當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史記五帝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集解曰鄭元

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

漢書禮樂志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

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

萬民成性類者也

案尙書虞夏傳言蕤賓聲狗吠龜鳴及保介之蟲皆莫不

延頸以聽蕤賓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

也是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茲其驗也

論衡感虛篇尙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又驗符篇唐虞之時百獸率舞

風俗通聲音篇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感天地通神明按

萬民成性類者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

於嶰谷生其竅厚均斷兩節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

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爲六天地之風氣正而

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聲者宮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填

匏曰笙革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書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聲本音末也

帝曰龍朕空讒說殄行振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入朕命

惟允

史記五帝紀舜曰龍朕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命汝爲納言



夙夜出入朕命惟信○徐廣音義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  
案說文土部云塗以土增大道上从土次聲重文塹云古  
文塗从土卽虞書曰朕塹讒說殄行塹疾惡也据說文言  
塹爲古文則今文尙書皆作塗段玉裁云說文卽下當  
有聲字古文以卽爲聲小篆改從次聲者古音次讀如漆  
潛夫論次室倚立而歎嘯卽列女傳漆室之女康誥以次  
女封孫卿書兩引次皆爲卽也引虞書者明假借之法此  
塹字不訓以土增大道上乃疾惡字之假借古次聲卽聲  
疾聲皆在第十二部許君恐人不曉故又箋之曰塹疾惡  
也惡當依俗讀去聲

又案段玉裁云畏忌者塹之訓詰齊者讒之駁文齊疾也

謂利口捷給也僞玩張氏正義本止作爲張音危睡反耳  
殄爲振驚朕眾六字連讀言盡爲振驚朕眾之事也以爲  
代行則行讀如字據賈捐之傳今文尙書亦作殄行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敘龍作納言出入帝命○應劭曰龍臣名  
也納言如今尙書管王之喉舌也

案虞世南北堂書鈔五十九卷引尙書注云納言如今尙  
書管主喉舌也與應劭說同後漢書李固傳固言陛下之  
有尙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尙書亦爲陛下喉  
舌斗斟酌元氣尙書出納王命李固舉漢法以況蓋皆今  
文家之言也

又谷永傳永對曰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箚納言而



身清絕角續編  
帝命惟允

震驚朕師

漢書賈捐之傳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潛夫論斷訟篇舜救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惟吾以示小民

案振震古書通用賈玉引書竝作震驚此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入納古亦相通隸古定本作震驚朕師與漢書及潛夫論同作出納朕命與史記及漢書異

帝曰咨女二十有一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史記五帝紀舜曰嗟女二十有一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

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眾功咸興○集解曰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元曰皆格於文祖時所救命也

黜陟幽明

尚書大傳曰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得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

白虎通考黜篇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又曰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大小行有進退也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再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二十里子再削爲二十里附庸三削

地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而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不相隨也

又曰二王後不貶黜者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坎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潛夫論考績篇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論衡治期篇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按無功而施罰



漢書食貨志曰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

又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又李尋傳尋說玉根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後漢書朱浮傳浮上疏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

三國志杜恕傳恕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之盛制

又曰宥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於民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以作飲食羲和掌麻敬授民時使益行火以辟山萊伯夷主禮以節天下夔作樂以歌籥舞和以鐘鼓皐陶作土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經其言不惑其德不隱舉賢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大教西鮮支渠搜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夷烏夷羽民

又少閒篇子曰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其白瑄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史記五帝紀曰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



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  
 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  
 入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  
 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  
 于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西戎析枝渠廩氏羌北山戎發息慎  
 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  
 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集解曰鄭元曰  
 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索隱曰此言帝舜之德皆撫及  
 四方夷人故先以撫字總之北發當云北戶南方有地名北  
 戶又案漢書北發是北方國名今以北發為南方之國誤也  
 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錯亂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

字長字下少一夷字今案大戴禮亦云長夷則長是夷號又  
 云鮮支渠搜則鮮支當此析枝也鮮析音相近招音韶即舜  
 樂簫韶九成故曰九招也○正義曰披謂傍其山邊以通鳥  
 或作鳥括地志云百濟國西南海中有大島十五所皆置邑  
 有人居屬百濟又倭國西南大海中島居凡百餘小國在京  
 師南萬三千五百里按武后改倭國為日本國  
 說苑修文篇是故臯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  
 上下皆讓僅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  
 穀時茂契在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  
 九州莫敢辟違禹披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  
 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



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鳥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新序雜事二昔者唐虞崇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申任賢之功也

三國志步騭傳騭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庶堂而天下治也

分火三苗

史記五帝紀分火三苗○集解曰鄭元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

韓詩外傳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

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為君舜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為大臣之大體也

鹽鐵論論功篇有虞氏之時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不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羈之民古聖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為不足煩百姓而勞中國也

論衡率性篇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

案論衡此語蓋申釋虞舜所以分火三苗之意也其賢者



撫之以恩其不肖者施之以教如此而有不遷善改過以  
化其惡者乎此堯舜之德所以無思不服也

分別三苗

三國志孫權傳權造為漢吳盟曰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  
有苗于度而虞舜征焉

案三國志虞翻傳注引翻秦尚書鄭注違失事曰尚書分

火三苗火古別字鄭注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

怪也今攷說文八部云火分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又竹

部云莢辰也从竹而火火古文別據許言火為古文別知

今文尚書或但作別字鄭云火猶別也此乃以今文釋古

文本無違失虞仲翔駁之非是

舜生二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五帝紀舜得舉用事二十一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

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子文祖

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

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曰皇甫謐曰

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

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

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

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皇甫謐曰或云二妃葬衡山○正

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潘今媯州城是也蒲坂



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坂故城是也

大戴禮五帝德篇舜之少也惡頓勞苦二十以孝聞乎天下

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蒼梧之野

案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終堯喪後又讓丹朱而後假于文祖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年適百歲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氣壽篇亦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孟子萬章篇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趙岐注曰書曰舜生三十登庸二十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

案隸古定本尙書二十在位一字作三傳云歷試二年攝

位二十八年又云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

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其說特異

辨詳見後

論衡氣壽篇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

案古文尙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段玉裁云三十在位今文尙書作二十鄭君用今文注古

文讀三十爲二十可攷而知也司馬子長據今文尙書作

史記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是徵庸二十而在位此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論衡氣壽篇  
曰舜生三十徵用二十在位此又今文尙書之一證也趙  
岐孟子注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孔刻孟子注誤  
作三十尙同古文尙書作三十在位則不得爲五十而慕  
之證矣尙書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  
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  
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王伯厚以來皆以此  
爲尙書鄭本鄭說今按鄭本果如此則不當言鄭某讀此  
經云正義全書引鄭注皆言鄭某云鄭云無有言鄭某讀  
此經云者然則古文作三十登庸鄭注云三十當作二十  
以今文正古文故孔泮遠謂之讀此經也假今鄭本作二

十登庸與方輿所據馬王本不同則釋文正義皆必顯別  
之云三十鄭本作二十不若是墨墨而已史記集解引皇  
甫謚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  
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崩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  
帝王世紀曰舜年八十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  
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皇甫亦  
用今文尙書說爲韓退之佛骨表所本而云甲午徵用壬  
午卽眞則自甲午至辛巳共四十八年與其紀堯者合而  
與堯典孟子不合由誤讀史記凡二十八年五字也堯之  
二十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年言之孟子所謂相  
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



年卽眞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慎徽五典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底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內也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爲二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火三苗乃卽眞四十年之實併前攝位八年如喪三年爲在位五十載此今文家說也姚方輿注則云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此非方輿之說採馬王之說爲之也然則鄭以今文讀古文馬王則墨守古文不讀徵庸三十爲二十亦不牽合前文二十有八載不謂攝位爲在位似較今文家說爲易了錢氏曉徵以爲登庸二十的是古文所云鄭某讀此經云者

白謂他家於庸字位字句絕鄭於三十二句絕爲異也五載案劉恕通鑑外紀引王肅注云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然則王本作三十在位甚顯白馬鄭本當同也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與今文尙書合此鄭之所以讀從今文也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爲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尙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故曰大戴與今文尙書合鄭君云登庸二十是古文尙書作登庸今文尙書作徵庸方輿本作徵未



是中庸鄭注曰徵或為登徵登今古文之異耳陸德明敘錄曰江左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八  
 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  
 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又曰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輿采  
 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筋頭買得上之是則  
 正義本舜典一篇孔傳正姚方輿所採馬王之注偽為之  
 者脊徽五典已下經文即馬王本更無疑矣舜年百一十  
 二歲之云非馬季長語則王子雍語也  
 淮南脩務訓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  
 各有室家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白虎通巡狩篇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為喪主

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

國語魯語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曰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之野

三國志薛綜傳綜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  
 又呂凱傳凱答雍闓曰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



